

俞樾与瑞安孙家

■张小宇

在杭州西湖孤山脚下、楼外楼菜馆(及西泠印社)西侧,有一幢二层三开间的俞楼,它是晚清名家俞樾的故居。俞楼隐藏于高大树丛中,很不起眼,与宽敞、张扬的楼外楼菜馆相比显得尤为寒酸。其实,在历史上,先有俞楼,后有楼外楼菜馆。据说,“楼外楼”店名还是俞樾取的。

据悉,俞樾与孙衣言、孙锵鸣、孙诒让等瑞安孙氏家族交情颇深,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佳话。



俞楼外景

俞樾与孙衣言父子

俞樾是清道光三十年庚戌科进士,与孙衣言(号琴西)同年,又同入翰林。俞樾与孙衣言两人曾分别主讲苏州、杭州紫阳书院。俞樾是孙衣言的挚友之一。

据俞樾回忆,“余与孙琴西衣言三为同年(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);道光十七年同为贡生,君得拔贡,余中副榜,廿四年同举于乡,三十年同成进士”。两人官场经历均坎坷,且意气相投,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,而孙衣言同年主讲杭州紫阳书院,因此,有“一时有庚戌紫阳之目”之誉。俞樾戏作诗寄琴西:“廿年得失共名扬,今日东南两紫阳。乱后须眉都小异,老来旗鼓尚相当。主盟坛坫谁牛耳,载酒江湖旧雁行。寄语执经诸弟子,莫争门户苦参商。”

作为俞樾的私淑弟子——

俞樾与孙锵鸣岳婿

孙锵鸣(孙衣言之弟,号渠田)也曾先后在苏州正谊书院、金陵惜阴书院、上海求志书院讲学,与俞樾来往甚多。孙锵鸣还曾把女婿宋恕推荐给俞樾。

孙锵鸣70寿诞时,相传俞樾为孙锵鸣撰写贺联,“天下翰林皆下辈,朝中将相两门生”,高度赞扬孙锵鸣的地位与贡献。虽有学者质疑这副对联的真实性,但毫无疑问的是,晚清重臣沈葆楨和李鸿章皆出自孙锵鸣门下。史载,道光二十七年会试,翰林院编修孙锵鸣分校礼闱,李鸿章、沈葆楨两人被荐,经殿试朝考入翰林。

1906年,俞樾从福建回杭州,“过瑞安访孙渠田前辈,留余小酌清谈甚乐”。拜访孙锵鸣,

孙诒让(孙衣言之子)与俞樾交往最为密切。两人不但在学术上相互探讨、研究,在交往上也以诚相待,感情至深。

俞樾分别为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、《札迻》、《古籀拾遗》等文作序,并对孙诒让著作予以高度评价。《墨子间诂》叙,“瑞安孙诒让仲容,乃集诸说之大成,著《墨子间诂》。凡诸家之说,是者从之,非者正之,阙略者补之……自墨子以来,未有此书也”。《札迻》叙,“瑞安孙诒让以所著《札迻》十二卷见示……至其精熟训诂,通达假借,授据古籍,以补正讹夺,根抵经史,以诠释古言,每下一说,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”。

俞樾作为长辈,对孙诒让爱护有加。在《墨子间诂》叙和《札迻》叙中,“仲容学过于余,而年不及余,好古深思”,“仲容好学

不倦,而绩力足以副之”,言语之间,满含爱怜和鼓励。俞樾86岁高龄时,还为孙诒让题词,“到老不离文字事,所居合在水云乡”。而孙诒让也对俞樾颇为感激,他曾云,“先生于诒让为父执,其拳拳垂爱,尤逾常人”。

俞樾逝世时,孙诒让写了挽联《哀世文俞曲园》:“一代硕师,名当在嘉定、高邮而上,方冀耄期集庆,齐算乔松,何因梦兆嗟叱,读两平议遗书,朴学销沉同堕泪;卅年私淑,愧末列赵商、张逸之班,况复父执凋零,半悲宿草,今又神归化鹤,拈三大帙手墨,余生孤露更吞声。”可见,孙诒让对俞樾极为尊重,为失去良师益友而悲痛不已。

俞樾和孙诒让皆为清代朴学大师,俞樾、孙诒让、黄以周号称“清末浙江三先生”。

不倦,而绩力足以副之”,言语之间,满含爱怜和鼓励。俞樾86岁高龄时,还为孙诒让题词,“到老不离文字事,所居合在水云乡”。而孙诒让也对俞樾颇为感激,他曾云,“先生于诒让为父执,其拳拳垂爱,尤逾常人”。

俞樾逝世时,孙诒让写了挽联《哀世文俞曲园》:“一代硕师,名当在嘉定、高邮而上,方冀耄期集庆,齐算乔松,何因梦兆嗟叱,读两平议遗书,朴学销沉同堕泪;卅年私淑,愧末列赵商、张逸之班,况复父执凋零,半悲宿草,今又神归化鹤,拈三大帙手墨,余生孤露更吞声。”可见,孙诒让对俞樾极为尊重,为失去良师益友而悲痛不已。

俞樾和孙诒让皆为清代朴学大师,俞樾、孙诒让、黄以周号称“清末浙江三先生”。

恕,给予“洞悉民瘼,真通治术、此等奇才,生平希见”等评价,并派他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汉文教习。《卑议》一文,抄本流传,得到俞樾高度肯定,并指导宋恕加以修改提高。1897年6月,《卑议》由上海千顷堂活字排印公开发行,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。

俞樾是宋恕学术、仕途引路人,宋恕对俞樾甚为尊重,清光绪壬辰年(1892)宋恕在《上俞曲园师》中赞道,“千年学术谁宗主?前晋王氏后吴俞”。曲园是俞樾的号,诗中王氏是指王通(仲淹),其门生千人,房玄龄、魏徵皆出自其门下。宋恕此后所取得的成就与俞樾的鼓励、支持和推荐是分不开的。

五十卷。

《西湖新志》载,诂经精舍是俞樾讲学著书之地。俞樾在杭州时,便居住诂经精舍一楼,学生称其为俞楼,后改建为俞曲园纪念馆。

古怪的旧俗

林祝兴

瑞安有不少古怪旧俗,现在有的已淡出人们生活,有的在消失过程中。笔者特记述几种曾耳闻目睹、亲身经历的怪俗。

为新生儿定凶

定凶,是在新生儿头上凶门处,用火灼伤头皮,留下一个大小超过1分硬币的永久疤痕。在笔者老家村子里,只要稍加留意,就能发现不少老汉头上有这种疤痕。其中,以上世纪40年代前出生者居多,50年代出生者也有少数。最年轻的要数我的好友瞿积煌,出生于1963年。

这的确是一种奇特现象。为了弄清事情原委,笔者借休息日回老家之便,特地请教本村的瞿步俗老先生。

瞿先生今年86岁,能读书看报,现在村里就他最清楚定凶的事,因为其母生前是定凶“专业人员”。瞿先生说,旧社会,新生儿死亡率高,许多活不到7天,民间认为这是有一种“风”作怪,叫“七日风儿”。定凶是为了“赶风”,即把“七日风儿”赶走,希望新生儿平安度过产后7天,顺利长大成人。

瞿先生介绍,定凶一般安排于新生儿出生后两三天,需请“专业人员”(多为女性)来实施。定凶过程是:切下一片薄生姜片,贴在新生儿额头发际线以上的前凶门位置;用干艾叶卷成大拇指粗的条状物,点燃(无明火),放在生姜片上炙烤。火的热度透过生姜片,炙伤新生儿头皮。此后,头皮溃烂、结痂,愈合后就留下一个永久

疤痕。

据笔者了解,受过定凶的多数是第一胎男婴,或是前面几胎夭折后新生出的婴儿。若非觉得这孩子特别重要,家长也下不了这个狠心,毕竟是用火炙烤稚嫩的头皮啊!

上世纪50年代末,这种怪俗基本消失。瞿积煌定凶留下的疤有5分硬币(如下图)那么大,泛着亮光,想遮也遮不住。记得读初中时,同学给他取绰号“豪光冲天”,简称“豪光”。

至于定凶是否真有效,答案是否定的。新生儿因所谓“七日风儿”夭折,主要是接生时不讲卫生所致,那时剪脐带用的都是家里的剪刀,肮脏又锈蚀不堪,刚出生病菌就入侵了,能活下来的都是幸运儿。笔者先祖母共生出9胎,1949年前生了6胎,仅养活2个;1949年后生了3胎,全部长大成人。主要原因是,新社会对接生婆进行卫生知识培训,又改善了医疗条件。



为婴儿 捉风儿

出生4个月内的婴儿,易患一种病,表现为:肚子鼓胀,不吃奶,哭个不停。民间认为这也是某种“风”在作怪,需请人来“捉风儿”。

“捉风儿”与定凶相比,有同有异。相同之处是,两者都用“火攻”。不同之处有二:一是目的不同,定凶是为了防病,“捉风儿”则为了治病;二是实施位置不同,定凶集中于一处,疤痕面积大,“捉风儿”则分散于全身,疤痕面积小。笔者头上、身上就有“捉风儿”留下的痕迹。

据母亲讲,我出生20多天时,有那么几天,肚子胀,不吃奶,老是哭(疑似盘肠气)。不知是因为家里缺钱,还是习惯于老办法,反正是没有抱到医院去治疗,而是请来本村一位老太婆,上门为我“捉风儿”。正式开始前,老太婆再三询问我的祖母和

母亲:舍得舍不得?祖母迟疑了一会儿,点了点头。

“捉风儿”的过程是:取一根灯芯草,蘸了菜籽油,点着,搥到我的皮肤上;“嗤”的一声,火灭了,冒出一缕白烟。我当时肯定是拼命哀嚎的。一共烫了20多个点,分布在头部、腹部、腰部、背部、臀部。母亲说,当时她心疼得眼泪扑簌簌直下。

据说此法还真有效,“捉风儿”后,我的病真好了。现在想,也许是婴儿在感受到剧烈疼痛后,用尽全力“抗争”,在此过程中,肠里的气就通畅了吧?

此后,我的头上、身上就留下一批疤痕,至今依稀可辨。还好,疤痕很小,头上的六七个,若头发不是剃得太短,难以发现。

“捉风儿”怪俗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



湖畔人家 杨金虎 画